

音樂與夢之都

陳恒安

高度文明社會最重要的特徵，
不在於它是否展現出創意，
而在於它的創意是能獲得賞識。

Clive Bell

持續體驗到極為不尋常，
而且出乎意料的事件或情境，
促使個人離開「正常」的領域。

Simone Ritter

維也納曾擁有海頓、莫札特、貝多芬與舒伯特，為音樂之都。多年後又出現了以佛洛伊德為核心的思想學圈，成為夢之都。維也納究竟如何滋養天才，又或者如何面對諸多天才對正常的抵抗與挑戰？著名的百水藝術村 (Hundertwasser village) 似乎藏有答案的線索。不喜歡直線的白水先生，在樸素穩重的街區蓋起藝術村。單看建築本身的確會驚訝其設計天才。不過若將旁邊的素樸建築一併置入視野，或可發覺天才城市的本質。原來，城市或許從不缺乏具有潛質的天才，缺乏的是願意鼓勵，甚至願意包容各種張揚生命姿態的氣度。城市若是如此，那麼大學呢？

「合力寫校史」〈成功大學對中國國家標準CNS轉型的貢獻〉紀錄的便是類似炫目百水建築旁的素樸存在。「標準」不容易吸引目光，因為太基礎了。人們似乎不必思考標準的來由，總之，它就理所當然地提供各式量測、溝通、交易的基礎，成就所有。低調歷史有賴史料達人多年來蒐羅散逸文獻，並整理為文。

283期的「觀點」有意見證臺南摩登生活的歷史事件。號稱首座放映藝術電影的「真善美戲院」與2024年8月1日結束營業，引發電影愛好者的搶看風潮。關於結束營業，媒體說是大環境影響，然而「大環境」所指為何？最世俗的原因或許就是經濟。不過，「大環境」難道不也包括摩登臺南文化生活模式的轉變？不知現今的成大

人還知道臺南市有哪些電影院嗎？串流時代的我們，真的不再需要這個過去提供大眾娛樂、社交、戀愛與接觸想像世界的好所在了嗎？不再需要共同觀看、傾聽與深度專注的經驗了嗎？

〈戲院散場了，再見一記六年的「臺南真善美劇院」〉、〈紀念這城市曾經擁有過最好的電影院〉與〈但是詩、美麗、浪漫、愛情，才是我們活著的意義〉三篇，是成大人對真善美的記憶，也是對未來摩登臺南的想像，以及試著找回在失去耐心時代下的生活意義。

「發現成大」中的〈大學裡的「資源教室」〉似乎呼應了CNS與百水建築旁的素樸牆面。正視少數人的需求，是大學孕育與呵護各種潛力天才的志業。〈學生時期的一場冒險〉與〈新生·新聲：校園飲食的新可能—新園春室〉則是成大學生校外的小冒險與校內的小好奇。大學的確應該多鼓勵學生四處探勘，尋找各種的不尋常。

「讀冊專欄」〈晚安！不想睡的他們與深夜兩三點的浪漫〉引介來自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的浪漫。一個我們似熟非熟，經常只在新聞媒體上看到的地域，以及一段多數人不曾聽聞的「白銀時代」前衛藝術狂潮。不想睡偏離了正常生活韻律，在深夜兩三點迸發了跨領域浪漫。或許偶爾兩三點的偏離，確能有效對治白日理性的疲憊。

「榕園記事」的作者與「讀冊專欄」相同，都是圖像研究者。〈巴黎奧運的三生三世〉一方面講述巴黎這座天才城市三度舉辦奧運的軟實力，但也同時提醒讀者開閉幕所彰顯的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精神之外，還有社會的各式矛盾與衝突。〈瞬間：一場繪畫與攝影的相遇〉則意外地與「觀點」的電影對話。〈瞬間〉回溯了電影更早之前便已成熟的繪畫與攝影視覺藝術。網路時代瞬間視野的全方面的無限鏈結，與依賴導演安排順時間流的敘事視野全然不同。兩者相互結盟後，究竟會產生出什麼樣的火花？網路串流時代的我們，是否能透過繪畫、攝影與電影的視覺鍛鍊，發現並賞識自身與他者的不平凡？

臺南這座城市，究竟能包容多少的出乎意料，而成大又願意賞識多少的不尋常？期待臺南與成大都有擁有自己的音樂與夢。



圖左側百水建築與其旁建築的連接處，繽紛與素樸看似衝突，卻相互彰顯。